

沈石溪

激情动物小说

老象恩仇记

沈石溪 著



沈石溪

激情动物小说

老象恩仇记

沈石溪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象恩仇记 / 沈石溪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4

(沈石溪激情动物小说)

ISBN 978-7-5589-0107-2

I. ①老… II. ①沈…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585 号



沈石溪激情动物小说

老象恩仇记

沈石溪 著

朱熙华 封面图

张亚宁 插图

蓝佳装帧

责任编辑 谢倩霓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蓝佳
责任校对 王曙		技术编辑 许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89-0107-2 / I · 4114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白象家族	1
象母怨	41
象王泪	108
象警	171
象冢	178
老象恩仇记	194

白象家族

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粒砸在屋顶的茅草上，哗哗直响。山那边，隐隐传来隆隆雷声。我写了封家信，看看小闹钟，已是半夜十二点了。我打了个哈欠，准备上床睡觉。

就在这时，轰轰轰，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我独自住在名叫橡胶坪的箐沟里，替曼广弄寨子看守一百多亩橡胶园。四周都是原始森林，寨子在山外，离这儿有十里远，深更半夜，又下着这么大的雨，谁会到我这儿来呢？

“谁呀？”我大声问。没有回答，轰轰轰的敲门声还在响。我耳朵贴着门缝谛听，透过雨声，听到沉重的喘息声。

也许，是过路的地质队员或淘金山民，雨夜行走时摔伤了，看见灯光，摸到我这儿来求救的，我想。

我提着马灯，拉开门闩。

砰，木门被重重推开了。夹着雨雾的风迎面扑来，湿漉漉，凉冰冰，冷得我鼻子发痒张嘴就想打喷嚏。啊——我刚张大嘴，还没来得及把喷嚏打出来，便吓得魂飞魄散，已窜到鼻孔的喷嚏被吓得缩了回去。在马灯的照耀下，我看见，门口站着

一头象，准确地说，是站着一头和我人差不多高的约两岁龄的小象。

我是个知青，从小生活在上海，两年前下放到西双版纳来插队落户。小时候曾随父母到上海动物园看过大象，觉得长鼻子大耳朵挺好玩挺可爱的。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野生象，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顺着脊梁往上蹿，脑子像被冰冻了一样，思维停止，全身发麻，两条腿抖得像在打摆子。

小象跨进门来，走到床边，四膝一屈，卧倒在地，呼噜呼噜喘着粗气。

完了，我想，小象后面必定跟着母象，很快也会跨进门来。我早听说过野生大象的厉害，长鼻子一卷，就可以把人拦腰提起，狠狠一蹄子就可以把人踩扁。我算是活到头了啊。

我等了好几分钟，也不见母象跟进来。木门被风刮得乒乒响，雨丝飘进来，我呆如木鸡地站在门边，身上被淋得透湿。我冷得直打哆嗦，脑子清醒了些，大起胆子从门洞探出头去看，闪电把漆黑的夜照得如同白昼，院子里几株芭蕉两棵樱桃一副石碓，不见有什么母象。我的脑子这才转了个弯，心想，或许是一头与象群走散的小象，在雨夜迷了路，稀里糊涂跑到我这里来了。

饥寒交迫的动物找地方躲雨，这是很平常的事。就在半个月前，老天下了一夜暴雨，早晨我开门一看，一对马鹿挤在我的小厨房里，正津津有味地舔食我堆在灶台上的锅盐，铁锅被掀翻，脸盆被踩扁，把我的厨房弄得一塌糊涂。看见我，它们飞也似的逃走了。

我关上门，举起马灯，仔细打量不速之客。哦，这是一头罕见的小白象，除半截鼻子银灰色外，身体的其余部分均为白色。它全身被雨水打得湿透，四只象脚沾满泥巴，右耳朵撕裂了一条两寸长的口子，滴着血。看见我走近，它眼睛里闪出一片惊慌，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它已筋疲力尽，还没站直，四膝一软咕咚又倒卧在地。它的身体颤抖得厉害，我摸摸它的额头，有点烫手。

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只在风雨中误入迷途失散离群的小象，孤独无援，雷霆、暴雨和漆黑的夜把它吓坏了，挨饿受冻，感冒发烧，万般无奈才跑到亮灯的草房来寻求帮助的。

我的衣裳也被门外灌进的雨丝淋湿了，冷得瑟瑟发抖。我烧起一炉炭火，屋里暖和了许多，又熬了一锅糖粥，连同几片退烧药，喂进它嘴里，还用半瓶红汞将它受伤的耳朵止住血。它的鼻子是银灰色的，我就叫它银灰鼻。下半夜，银灰鼻身上烤干了，烧也退了，卧在我的身边沉沉睡去。我守着炭炉，担心还有别的大象会闯进来，一夜没敢合眼。

黎明时分，雨停了。山上传来茶花鸡的报晓声，一抹曙光映红了窗户。小白象银灰鼻还没醒，我暗暗寻思，要不要趁它在睡梦中，用一根铁链子将它的腿给绑住？一头活的小象，卖给动物园，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送上门来的发财机会，岂能错过？我蹑手蹑脚取下挂在泥墙上的铁链子，刚要去绑它的腿，突然，哦——哦——山管里传来大象高亢嘹亮的吼叫声；银灰鼻耳朵挺灵，立刻就醒了，噌地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蹿到门口，举起鼻子就砰砰砰地敲门，还兴奋地呦呦呦叫。

山管里那可怕的象吼声迅速往草房移近。

大象是一种报复心很强的动物，假如我强行将银灰鼻羁押在我的草房子里，象群绝不会善罢甘休，它们一定会破门而入，荡平我的家。我不仅得不到银灰鼻，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唉，发财的美梦破灭了，我无可奈何地扔掉铁链子，拔开门闩。

银灰鼻跨出门去，撒开腿急急忙忙向山箐奔跑。

不一会，绿树掩映的山箐里，传来母象和小象欢天喜地的吼叫声。虽然有树叶遮挡，我什么也看不见，但不难猜测，忧心如焚的母象见到失散的银灰鼻，一定激动得喜泪直流，用长鼻子紧紧将银灰鼻搂进怀里，亲吻抚爱，用象的语言诉说着思念之情，银灰鼻则依偎在母象温暖的怀抱里，叙述离群后的惊险遭遇。

母子团聚的情景当然很感人，然而，我被折腾得一夜未睡，还白白赔了一大锅糖粥和几粒退烧药，却什么也没得到，也太吃亏了啊。

三天后的黄昏，我在山上挖了一担野木薯，沿着一条野兽踏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挑回家。

绕过一棵榕树，突然，我觉得身后的扁担好像被什么东西挂住了，重量骤增，怎么也走不动。我以为是树枝或藤蔓钩住了我的扁担，左右晃荡了一下，却仍无法解脱。我扭头望去，妈呀，一头小山似的大白象，用长鼻子紧紧拽住我的挑绳。我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扁担和箩筐掉进草丛，木薯撒了一地。

我和大象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干吗老缠着我呀！

我正在哀叹，榕树后面又闪出一头象来。我一看，和我差不多高的个头，白里透红的身躯，银灰色的鼻端，右耳朵涂了许多红药水，哦，这不是三天前跑到我的草房子来避雨的小白象银

灰鼻吗！

银灰鼻走到我身边，鼻子搭在我的肩上，鼻尖绕过我的脖颈，呼呼往我耳根吹气，眨巴着晶亮的眼睛，表情很天真，好像在说：别害怕，没有谁会来伤害你的。然后，它又蹿到那头大白象跟前，用脑袋撞大白象的身体，呜噜呜噜吼叫，似乎在埋怨：你干吗那么粗鲁呀，瞧，把帮助过我的这个人快吓出心脏病来了！

那头大白象鼻子弯成钩状，硕大的脑袋一上一下运动，像是在朝我点头，又像是在朝我鞠躬，用象特殊的身体语言，表达着歉意。

我早就听说过，象是一种很讲感情的动物，爱憎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从不含糊。看来，银灰鼻是专诚前来向我道谢的。我一颗悬吊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我抹去脸上的冷汗，站了起来。银灰鼻不断用鼻尖嗅闻我的身体，摩挲我的脸和脖子，十分亲热，把内心的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大白象则用鼻子将掀翻的箩筐扶正，并将散落在草丛里的木薯捡回来装进箩筐。

我镇定下来，仔细端详大白象。身体白得像汉白玉，长着稀稀疏疏的浅蓝色的刚毛；蒲葵似的耳朵，布满褶皱的鼻子，背脊隆起，脸颊的皮肤有些松弛，目光文静，透出温柔和慈祥。

世界上现存两种大象，非洲象和亚洲象。非洲象体形大，成年雄象体高可达3.5米，重7吨，耳朵很大，呈三角形，无论雌象还是雄象都有伸出嘴腔的发达门齿，俗称象牙。亚洲象体形小一些，成年雄象体高2.7米，重5吨左右，耳朵也较小，呈方形，只有雄象才长出长牙，雌象不具备发达的门齿。

正在帮我捡木薯的大白象，嘴巴里没有长牙，显然是一头中年母象。它处处呵护小白象，不难判断，是银灰鼻的妈妈。根据它的身份和肤色，我给它起名叫白玉娘。

我抓起一根木薯，塞进银灰鼻的嘴里。野木薯含有丰富的淀粉，甜脆爽口，是大象最爱吃的食物之一。银灰鼻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木薯，高兴得翘起了鼻子。

这时，我左侧一片凤尾竹林里，传来稀里哗啦的声响，我斜眼望去，一头长着两支象牙威风凛凛的雄象，正在用鼻子卷食青翠的竹叶。我再往右看，一人多高的斑茅草丛里，还有好几头大象。我又开始心跳加速，生怕遭到不测，匆匆拾起木薯，收拾好箩筐，挑起担子就想离去。银灰鼻用鼻子扯住我的胳膊，不让我走。白玉娘干脆用鼻子从我手中卷走了扁担。银灰鼻绕到我背后，用鼻子顶着我的脊梁，往左侧的凤尾竹林里推搡。银灰鼻年纪虽小，力气却比我大得多，我被推得身不由己地往前走。

很快，我就被推到正在卷食竹叶的威风凛凛的雄象面前。这也是一头白象，身高足足有2.7米，体格魁伟，两支象牙伸出的部分就有两尺长，四条象腿就像四棵椰子树干，额头上有一条很长的伤疤，显得异常凶猛。它踱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突然昂起脑袋，鼻尖朝天，张开粉红色的大嘴，嘍地吼了一声。就像惊雷在我头顶炸响，震得我耳膜发胀；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腥臭难闻；两支象牙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牙尖正对着我的眼窝，相距仅有数寸远；那条长鼻子在我头顶左右挥舞，呼呼作响。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一种认同仪式，表示对我的情感接纳。可当时，我恐惧得差不多要尿裤子了，要不是小白象用

鼻子抵住我的背，我肯定瘫倒在地上了。

雄象的长鼻子在我头顶缠绕舞动了一阵，又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这才结束认同仪式，转身卷食竹叶去了。

这家伙的吼叫声太厉害了，就像霹雳一样，我就叫它霹雳雄。

霹雳雄是这群白象的首领，估计也是银灰鼻的父亲。

这时，从霹雳雄身后闪出一头雌象来，看上去比白玉娘要稍年轻些，皮肤也更有弹性些，矜持地用鼻子在我额头和脸上吻了吻，我第一次被大象亲吻，感觉就像被盖了橡皮图章一样。亚洲象实行一夫多妻制婚姻形态，我猜想这头成年雌象大概是霹雳雄的偏房，便给它起名叫二姨太。

参见了头象霹雳雄和雌象二姨太，银灰鼻又不由分说把我推搡进榕树林的右侧。在一个蚂蚁包前，站着一头老公象，白色的皮肤已被岁月风尘染成土黄，肩胛上还有好几块青色的瘢痕，背脊隆得厉害，耳朵像两片枯黄的树叶，老眼昏花，眼角布满浊黄的眵目糊，一看就知道，是一头上了年纪快要被死神收容去的老象。只有那两支伸出来的呈八字形的象牙，仍闪烁着金属般耀眼的光泽，证明它曾有过如火如荼的青春年华。它垂着长鼻子，闭着眼睛，就像老僧入定似的一动不动。银灰鼻用鼻子淘气地在它脸上啪啪拍打了数下，它这才睁开惺忪睡眼看了我一眼，微微点头，算是认识了我，便又闭目养神了。

我觉得这头老公象已衰老得有点痴呆了，给它起名叫老阿呆。

接着，银灰鼻又把我领进斑茅草丛，那儿有一头约五六岁龄的少女白象和一头约七八岁龄的少年白象正在吃草。少女象肥

头大耳，相貌富态，我到它面前时，它用鼻尖钩起一捧泥土，长鼻子一扬，就像莲蓬头淋浴器一样，刷地将泥土从我头上淋下来。我被呛得不能呼吸，变成只标准泥猴，难受得要命。我晓得，少女象这样做并没恶意，在象的社会，泥浴是一种高级享受，互相用鼻子抛撒泥沙，帮助对方泥浴，是团结友爱的象征。它把我当做同类来对待了，真是一个十足的傻丫头啊。好吧，我就叫它傻丫头。少年象大概正在长身架，看上去有点偏瘦，肋骨一根根突兀，隆起的脊椎清晰可见。这家伙嘴很馋，也有点霸道，我手里还捏着一根木薯，它鼻子啪地打在我的手腕上，我的手一松，木薯掉在地上，它立刻用鼻子将木薯捡起来塞进自己的嘴里，活像饿殍鬼投胎，我就叫它饿殍鬼好了。

老老少少大小小共有七头白象，一个完整的白象家族。

亚洲象的体色通常为深灰色，白色的大象十分稀少，很难见到。物以稀为贵，在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白象是美好幸福的象征，寨门上刻有白象木雕，缅寺里造有白象泥塑，姑娘爱挂白象银项链，猎手用虎牙雕一只白象挂在胸口当吉祥物。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能见到白象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无病无灾，五谷满仓，子孙满堂。

而我，不仅见到了白象，而且与整个白象家族交了朋友。虽然在与这些庞然大物相识的过程中，我头皮发麻，吓出了几身冷汗，但有惊无险，认同仪式结束后，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幸运者的感觉。我相信这个白象家族能给我带来好运。我是个上海知青，所有的亲人都在上海，一个人住在荒山野岭看护橡胶园，未免感到孤单，有了这些白象朋友，起码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一些，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

我慷慨地将两箩筐木薯全送给七头白象吃，希望与这个白象家族的友谊能延续并发展下去。

研究资料上介绍说，非洲象和亚洲象相比较，非洲象性格刚烈，不易驯养，亚洲象性格温顺，较易驯养；亚洲象额部两侧有两个很明显的鼓突，俗称“智慧瘤”，而非洲象没有，因此亚洲象的智商普遍要比非洲象高一些。

不愧是长有“智慧瘤”的亚洲象，这群白象确实很聪明，我抚摸着它们的身体叫它们的名字，几遍以后，它们就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我一喊白玉娘，白玉娘就会转过头来望着我，我一叫二姨太，二姨太就会跑过来，一点也不会弄错。

它们在橡胶坪西侧那片热带雨林里活动，我路过那里，站在一块蟾蜍形磐石上，大喊几声银灰鼻的名字，象群就会来到我的身边。我去见我的白象朋友时，当然忘不了带些甘蔗、芭蕉、树菠萝等水果，作为礼物分送给它们。它们便会让我待在它们中间，同它们一起玩耍。有几次天晚了，我就同它们一起睡在树林里。

我发现，幼象在象群社会受到特别宠爱，被照顾得无微不至。无论在路上行走还是夜里宿营，成年象总是把银灰鼻夹在中间，生怕它走失或遭到猛兽袭击。成年象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忘不了要匀一些给银灰鼻尝尝鲜。我从没见霹雳雄或其他象动手揍过银灰鼻。有一次，霹雳雄正在打哈欠，不知是故意淘气还是不小心，银灰鼻一扬鼻子，将一团沙土抛进霹雳雄张开的嘴巴里，霹雳雄吭哧吭哧猛烈咳嗽，用鼻尖在嘴里拼命掏挖，难受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银灰鼻这一行为，无疑是对长辈的不恭，或者说是对手象的冒犯。我当时正在旁边，忍不住为

银灰鼻捏一把汗。我想，霹雳雄脾气粗暴，遭受这般恶作剧，肯定要挥舞长鼻抽得银灰鼻在地上打滚。出乎我的意料，霹雳雄吐净嘴里的沙土后，只是用鼻子在银灰鼻的屁股上拂灰尘似的轻轻拍了两下，以示惩罚。对幼象如此宽容，着实令我感动。还有一次，银灰鼻在澜沧江边沙滩行走时，不知怎么搞的，右前蹄卡在两块卵石中间，崴着了脚脖子，一瘸一拐，怎么也跟不上象群的行进速度了。所有的象都停了下来，守候在银灰鼻身边，无怨无悔地等待，整整等了一天一夜，银灰鼻崴伤脚恢复正常，能跟上象群的行进速度了，象群这才离开澜沧江边。

七头白象对我都挺友好，我抓住老阿呆的象牙，转动它的脑袋，它也不生气；我用一串芭蕉做诱饵，饿痨鬼会一个劲朝我鞠躬，模样滑稽，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在小溪洗澡，傻丫头使用鼻子汲水，像高压水龙头似的喷射到我身上，替我冲洗身上的肥皂泡；我攀住白玉娘的鼻根，它会将鼻子弯成 L 状，让我坐在它的鼻子上荡秋千；二姨太每次见到我，都要像盖橡皮图章一样在我额头上亲吻一下，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外国礼节；霹雳雄是头象，态度自然要傲慢一些，不会为了一点食物来讨好我，但每次我要离开时，它都朝着我的背影挥舞长鼻发出如雷吼声，为我送行……当然，与我最要好的是小白象银灰鼻，见到我时亲热得不得了，那条灵巧的鼻子缠住我的胳膊不放，喜欢用额头抵住我的脑壳，和我玩顶牛的游戏，我当然不是它的对手，用足吃奶的力气也无法让它移动半步，而它轻松地跨前两步，我就站立不稳，节节败退，它高兴得呜噜呜噜直叫。

有一次，我和白象家族在密林里穿行，走到一棵香椿树前，

霹雳雄突然前肢腾空，身体直立，鼻子高高翘起，去撩拨树冠。开始我以为它是要卷食鲜嫩的香椿叶子，大象食谱很广，各种野果、野菜、野草、嫩竹子都吃，遇到较矮的树，就踮起后肢用鼻子采撷嫩树叶吃。可它将一株枝叶扯下来后，并没塞进嘴去咀嚼，仍直立着鼻子朝天做钩拉状。其他白象也都停了下来，学着霹雳雄的样子，踮起后肢竖起鼻子呼呼朝树冠吹气。我手搭凉棚抬头仔细望去，树冠一根横杈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蜂窝，有一些蜂子在窝巢边飞翔。我认识这种蜂，当地老百姓称为岩蜂，学名叫熊蜂，巢筑在大树或陡岩上，采集野花酿蜜，蜜汁金黄，馨香扑鼻，味道好极了。显然，霹雳雄闻到了蜂蜜的香味，很想把那只椭圆形的蜂窝扯下来。遗憾的是，尽管它竖立身体再加上鼻子的长度，仍够不着蜂窝，还差着一米多呢。它很不甘心，用鼻子一撩再撩，真好比水中捞月，屡屡落空。这棵香椿树并不太高，树干上有痠瘤和横枝可供踩脚，我是能爬上去将那只蜂窝弄下来的。可我晓得，熊蜂的蜜虽然好吃，熊蜂却不好惹；熊蜂个头大，身上长满黑毛，尾部的蜇刺又长又尖，遇到入侵者，会群起而攻之，像奋不顾身的敢死队员一样，用尾部的蜇刺进行攻击。我犹豫着，不敢贸然行事。白象们在树下乱哄哄闹了一阵，还是没法吃到蜂蜜，无奈地吼了几声，准备撤离了。银灰鼻口水吧嗒吧嗒滴淌下来，愤愤地甩着鼻子，从我面前走过去。突然，我脑子一热，大叫一声：“站住！”象群停了下来，惊愕地望着我。我往手掌啐了口唾沫，奋力爬树。我想，假如我能将蜂窝捅下来，也算是帮了白象朋友一个忙；它们就会更信任我了。为了友谊，冒点风险还是值得的。我攀住树枝，很快爬到悬挂着蜂窝的那根横杈上，折下一根枝丫，慢慢

朝蜂窝伸去。七头白象都站在树下翘首望着我，白玉娘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叫声，好像是在提醒我千万要小心！我用枝丫叉住蜂窝的顶端，猛力戳去。啪，土块崩碎，椭圆形的蜂窝在横杈上摇摇欲坠。轰，无数熊蜂争先恐后地从蜂窝钻出来，很快发现是在捣鬼，铺天盖地朝我飞来。这时候，我想罢手也不行了。我咬紧牙关，横下心，又用枝丫对准蜂窝戳了两下。蜂窝终于掉下树去，嘣的一声，摔成八瓣。愤怒的熊蜂飞到我头顶，黑压压一片，把阳光都遮断了。我赶紧甩掉枝丫，用最快的速度爬下树去。已经迟了，有几只熊蜂撞到我脸上，蜇了我两口，疼得我心惊肉跳，手一松，从树上摔下来。完了，我想，从七八米高的树腰跌下去，不跌断脊梁算是幸运的，最轻也会摔得鼻青脸肿。我是背朝下跌下树的，嗨，我感觉到软绵绵的好像摔在席梦思床上，颠悠颠悠，还挺有弹性的，扭头一看，哦，守候在树下的白玉娘和二姨太见我被熊蜂蜇得从树上掉下来，立刻翘起象鼻，两根象鼻互相搭拢，就像临时安了一张吊床，我掉在了象鼻吊床上。虽然没有摔伤，但熊蜂仍盯着我不放，嚶嚶嗡嗡朝我飞冲下来。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贪嘴的山民捣毁蜂巢，熊蜂穷追不舍，山民跳进水里，熊蜂聚集在水面上，山民刚探出头来呼吸，熊蜂便群起而攻之，倒霉的山民被叮得浑身是包，中毒身亡。我抱着脑袋，不晓得往哪里躲才好。这时，霹雳雄用鼻尖卷起一团泥沙，富有弹性的长鼻子弓起又伸直，就像一只大弹弓一样，刷的一声，泥沙形成一个扇面，向我头顶飞射。其他几头白象也学着霹雳雄的样子，向蜂群抛撒泥沙。我的头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密集的泥沙射向密集的蜂群，熊蜂纷纷中弹坠落，却不肯退却，仍前仆后继俯冲下来，

白象们更起劲地用鼻子弹射泥沙……尘埃弥漫，遮天蔽日，不一会，地上就铺起厚厚一层残缺不全的熊蜂尸骸。终于，熊蜂死伤大半，剩下的残兵败将连成一条黑线，盘旋而上，在香椿树冠绕了几匝后，逐渐飞远了。地上那只摔碎的蜂窝，有十几块蜡制的蜂房，里头蓄满了金黄的蜂蜜。白象们兴高采烈地用鼻子蘸起蜂蜜送进嘴里吮咂，一面吃还一面朝我点头致谢。我头上被熊蜂叮蜇了两口，又红又肿，胀痛得厉害。白玉娘用潮湿的鼻尖轻轻抚摸我头上的肿块，就像在替我进行按摩疗法。象的唾液有消炎止痛的功效，不一会，我头上的肿块就小了许多，也不怎么疼痛了。

这以后，白象家族和我的关系就更亲密了。有几次，我上山砍树修补草房和盖建猪圈，它们替我将沉重的木料拖下山来。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在家躺了十天，小白象银灰鼻还领着象群到橡胶坪我住的草房看望我呢。

我虽然没有给这只老虎检查过身体，但我可以断定，这是一只年老体衰捕食过箭猪的伤病虎。

一般来说，年轻健康捕食能力强的老虎，是不会冒被枪弹击毙的危险去攻击人的。老虎的视觉、嗅觉和听觉都十分灵敏，足掌下有一层厚厚的肉垫，走起路来悄然无声，隐蔽性极强，人还离得老远，躲在草丛中的老虎就听到动静，主动避开了。但年纪大的老虎或受过伤的老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虎上了岁数，追不上飞奔的鹿子马鹿，饥饿难忍，就去抓行动缓慢的箭猪吃，箭猪虽然肉质鲜美，但浑身长满硬刺。虎吃箭猪犹如人吃河豚；人是拼死吃河豚，虎是拼死吃箭猪。虎在撕扯箭猪时稍